

論語集說

二

論語集說卷第二

永嘉蔡節編

八佾第三 九二十 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

集曰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 邢氏曰季佾

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

人數如其佾數 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季氏以大夫

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

之則何事不可忍為也 晦庵朱氏曰君子於其

論語集說卷第二

所不當為不敢湏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忍

為乎南軒張氏曰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

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切相去聲辟必益切

集曰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也雍周

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相助也維辭

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和敬之容也奚何也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雍詩之辭 邢氏節

謂天子祭於宗廟諸侯入而助祭故歌是

詩以徹所以紀實也今三家大夫也僭而

用之無其事而歌其詩故曰奚取於三家之堂

又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伊川程子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集曰此聖人使人知禮樂之原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雖欲為禮樂其

三十三

論語集說卷第二

二

余良

如禮樂何是心存而後敬與和生焉禮樂

之所由興也

南軒張氏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

喪與其易也寧戚

放上聲去聲

集曰林放魯人鄭氏奢汰侈也儉約省也

易治也孟子曰疇其田疇在喪禮則文為習熟而

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哀戚也禮無本

不立無文不行是雖不可以本而廢文然

文之勝則又反失其本矣周衰世方惟文

之徇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

而告之以此奢易則失中而過於文儉戚
雖亦未得中而儉則物之質戚則心之誠
也。以是推之而禮之本可識矣。言禮而又
言喪使之深體其本也。本晦庵朱氏
南軒張氏說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古無
字通用
集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包氏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之亡言其僭亂無上下之分
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
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
與平聲

論語集注卷二 三

集曰冉有姓冉名求字子有孔子弟子旅
祭名泰山山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
者泰山在魯封內故魯得祭之季氏祭之
僭也。註冉有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墮於
僭竊之罪嗚呼嘆辭言林放猶能問禮之
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欲季氏知其無
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本晦庵
朱氏說

東侯氏說
成都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
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
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
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
之不可誣是亦
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集曰君子恭敬退遜不與人爭至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音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觶之切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於豐下與揖先降其雍容謙遜乃如是是則

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為君子之道矣晦庵朱氏藍田呂氏曰古之射禮勝者飲不勝者之爭爭於辭爵不勝者之爭爭於自下故揖遜而升相為讓而已下而飲非謂下堂止謂自貶下而自飲執弛弓說決拾皆自貶下之義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倩七練切盼普莧切絢呼縣切繪胡對切集曰上三句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起猶

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也倩盼蓋
婦人之有美質者言有此美質又加以文
飾亦猶繪畫者因素地而施以采色也子
夏疑其以素為飾故問之繪事後素言繪
畫之事後素功也禮後乎言禮以忠信為
質必忠信之人而後可以學禮也子曰繪
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善於發明
聖人言外之意矣商之可與言詩者以此

本晦庵
朱氏說

又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

三十四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五

葛楷

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上蔡
謝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宋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宋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
矣

集曰杞宋二國名杞夏之後宋
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謂
故老之賢者也言二代之禮
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
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
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
言矣

本晦庵
朱氏說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
計切

集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

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

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氏曰先

合祭於太廟上及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及

毀廟未毀廟之主裕則合祭於太廟而不及

及祖之所自出也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

秋傳以明裕之為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

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

位而不兼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

此說最為得之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

天人本乎祖吾身出於父父出於祖祖出

於始祖始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祖推始祖

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盡矣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

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

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

酒灌地以降神也朱氏曰禮家以為釀秬

其氣芬芳而條暢也自灌而往孔子不欲觀者蓋以

魯祭非禮矣至此而君臣之間誠意懈怠

於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為此歎云晦本

庵朱說又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

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

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

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於魯又如

此孔子所以深歎也上蔡謝氏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集曰禮不王則不禘魯之有禘非禮也孔子為魯諱故以不知答之然又謂知其說者其於治天下若指掌之易明蓋亦曰名分正則天下有不難治者矣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也本伊

子川程說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集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人記夫子祭祀之誠意吾不與祭如不祭此乃記夫子之言以明上文之意祭如在者凡祭未嘗不致其如在之誠所謂祭神則如神在也夫祭以誠為主至若有故使人攝事不獲親與其祭焉則其心闕然直若未嘗祭

爾晦庵朱氏勉齋黃氏槩山黃氏成都

所祭者誠之至也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有其誠則有其神無

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物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集曰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

為奧與室神之主也竈者五祀之一禱者

祈福於神也時俗之語以奧雖有常尊而

非祭之主竈則當時用事九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

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喻

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

故以此諷夫子夫子以獲罪於天無所禱

論語集註卷第二 八 葛梅

也答之蓋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

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非特不當

媚於竈亦不可媚於奧也成都范氏晦庵朱氏藍田呂

氏曰奧以況人君竈以況執政孔子者猶爾皆執政用事王孫賈所以勸孔子者猶爾

子云孔子之意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居陷切郁於

六切

集曰監視也二代夏商也郁郁文盛貌晦庵

朱氏言周監二代酌其宜而損益之其文不

可有加矣故聖人欲從周然使聖人居制

作之位大體則從周若其間損益之宜如
行夏時乘殷輅則有之矣

南軒張氏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
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鄆側留切

集曰大廟魯周公廟孰誰也鄆魯邑孔子
父叔梁紇嘗為鄆邑大夫故謂孔子為鄆
人之子也

邢氏疏

節謂孔子於禮固無不知

然初仕魯時入大廟而助祭其於名物之
辨雖已知之而或未之見也故問之至若
行禮之際亦必問而後從事皆所以敬其

卷三

論語集說卷第二

九

九

事也或人以為不知禮孔子故曰是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

集曰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
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
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
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
力有彊弱不同等也周衰禮廢復尚貫革
非古之道矣故夫子嘆之

本晦庵朱氏說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

去起呂切告古篤切餼許氣切

集曰告告

居號切

也朔月一日也牲生曰餼

愛猶惜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

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

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蓋稟命於君

親禮之大者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

司猶供此羊子貢以告朔之禮廢而餼羊

徒存故欲去之孔子以為羊存則後之人

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噐固

禮之所寓也苟去之則禮因而亡矣賜也

知愛一羊而不知禮之存為可愛也故曰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本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集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

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

之以明禮之當然也

欒山黃氏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集曰定公魯君名宋定謚也

邢氏疏

使臣以

禮事君以忠是乃君臣之道當然各欲自

盡而已

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洛樂音

集曰關雎詩國風周南首篇名邢氏淫者

樂之過也傷者哀之過也關雎之詩言后

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

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

鼓之樂蓋其樂雖盛而不至於淫其憂雖

深而不至於傷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

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至於淫哀至於傷則足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不淫哀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

三十

論語集說卷第二

十一

曹湜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

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

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集曰宰我姓宰名予字子我孔子弟子戰

栗恐懼貌成者事之已成者也遂者事之

已行者也往者事之已往者也三代之社

不同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而以

名其社周禮司徒設其社稷之遺而樹之名

社與曰使民戰栗一句此曰字乃宰我臆

其野度周人立社之本意言周人所以用栗者

蓋曰使民戰栗也意者宰我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夫子以其不知而妄對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之既出不可追救故歷言事已成不可復說矣事已遂不可復諫矣事既往不可復咎矣欲使之謹其後爾本邢氏疏晦庵朱氏說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焉

度切好去聲坫丁念切

集曰管仲姓管名夷吾字仲齊大夫

邢氏疏

器小者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

王道也

上蔡謝氏曰孔子之意直以管仲相威公霸諸侯一正天下君奢亦奢則其功亦大矣然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則其功亦大矣然君

直以管仲相威公霸諸侯一正天下君奢亦奢則其功亦大矣然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則其功亦大矣然君
已曾不天為奢心哉不其得君而行之國政豈於汝何加焉其可鄙賤猶兒女門與反坫衣服衾裘之間謂之小器不亦宜乎得意於深其及者遠是為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山規矩準繩先子稱管仲後治人者是其器蓋

管仲相威公雖能合諸侯正天下不過霸業之盛而已非若王者之佐其規模宏遠也故管仲死威公薨五公子爭立而天下不復宗齊矣 儉約也三歸

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

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邦君國君也

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

也兩君兩國之君也好謂好會坵在兩楹

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二者諸侯

之禮而管仲僭之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

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

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

論語集說卷第二 十三

明其犯禮奢而犯禮皆器小易盈之意器

大則無此矣孔子雖不明言小器之所以

然而其所以小者亦可見矣晦庵朱氏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

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皦古了

切

集曰語告也大師樂官名翕合也從放也

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

終也以成言樂以之而成也五音六律不

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

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而又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時音樂廢闕故孔子語之以此晦庵朱氏上蔡謝氏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以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

切從喪並去聲

集曰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

三平三

論語集說卷第二

十四

曹健

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也斯此地也封人自言賢者至此未嘗不得見之也從者弟子也見之謂通使得見也喪謂失位去國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封人謂夫子之失位非所患也天下雖無道而文實在茲是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之振斯文以覺天下與來世其位雖喪而其道蓋不喪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本註疏南軒張氏晦庵朱氏說當是之時莫有知聖人者封人乃能知

之其必有所見矣觀其言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其求見君子之心如此其切蓋以天下之亂極矣意其必有聖人者出而明道救時故一見夫子而知天意之攸屬斯文之意有所托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集曰韶武皆樂名韶舜樂武武王樂孔氏註

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古者功成作樂所以象成一代之治也舜以治而繼治武王易亂而為治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以揖遜武王以征誅而其實有

言言集卷之二 一五

不同者夫征誅豈聖人所欲哉所遇之時然爾味成湯子有慙德之言此韶之所以為盡善也本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說上蔡謝氏曰揖遜之事天與之人與之征誅之義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聖人豈有二心哉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所

遇之時不同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集曰居上以寬為本晦庵朱氏曰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

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不如是則本不立矣吾何以觀之乎上蔡謝氏

里仁第四 九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焉於處切

集曰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擇猶卜筮

也知是非之謂知所居之里以仁人為美

苟不擇仁人之里而處焉則失其是非之

本心矣是焉得為知乎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

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集曰久猶長也約窮約也不仁之人失其

本心久處約則必濫長處樂則必淫矣仁

論語集注卷之第二 十六

者則能安仁知者則能利仁安仁者其心

純一而無適不然利仁者知仁之為美勉

而為之者也成都范氏曰知其雖其淺深

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易矣晦庵朱氏

上蔡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

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

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之也知者

見道不感知夫仁之為美利而行之也

所有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去聲並

集曰唯之為言獨也晦庵朱氏好善而惡惡天

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

不能自克也唯仁者無私心好惡一出於

正所以能好惡人也本建安游氏說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集曰苟誠也孔氏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

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晦庵朱氏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

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惡之惡去聲惡乎之惡平聲造七

到切沛音貝

論語集注卷第二 十七

集曰其道謂所以得富貴貧賤之道也富

貴固人所欲然不以其道得之雖所欲不

處貧賤固人所惡然不以其道得之雖所

惡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

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

何所成其名乎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

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朱氏曰終食猶

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間暇顛沛則又

異於造次矣求嘉何氏曰無終食違仁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君子無時無處

之或違乎仁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

已也

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好惡並去聲

集曰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真知夫仁之可好而其好不能移也故曰無以尚之其次則惡不仁惡不仁者則其所以為仁必能絕去不仁之事不使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之二

十八

子

有及於其身蓋知惡之則知遠之也此皆篤志於為仁者故難得而見之於仁矣乎之乎疑辭

本晦庵朱氏說南軒張氏說

言好仁惡不仁者

雖不可見然或有一日之間果能用力於仁我未見其力有不足者為仁由己欲之則在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亦奚病於力不足哉蓋有之矣謂亦有用力於仁者但我偶未之見爾南軒張氏曰既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反覆抑揚所以望

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可謂弘大而深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節釋曰黨謂黨於人也言人之過也各於其所黨處見之大抵仁者之過近於厚而已觀其所謂過斯知其所謂仁矣劉侍讀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是過也然管叔兄也昭公君也是乃所以為仁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朝陟遙切

集曰道者人所當行之理聞道者實有得

於此理也此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雖朝聞夕死可也本伊川程子晦庵朱氏說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集曰士學者之稱惡麤惡也議謂議道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則心役乎外而無得於內矣何足與議哉本

庵朱氏說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適丁歷切必二切

集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比親也上蔡節謂君子非有心於可也義之所可則可之非有心於不可也義之所不可則不可之其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曷嘗有適莫於其間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節釋曰懷者思念也君子樂善故其所思則以躬行為事也小人苟安其思在於田里而已君子惡不善故其所思則以法律自繩也小人務得其思在於惠利而已此言君子小人之志趣殊也

論語集說卷第二 二十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集曰放依也多然謂多取然也欲利於己

必害於人依利而行所以多然也孔氏註

子景迂晁氏曰依於義而行則此既宜之彼亦宜之故無所然依於利而行則專利於此貽害於彼不勝然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晦庵朱氏曰此當分為三句中至國字為絕

集曰讓者禮之實也朱氏何有者言不難也

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孔氏節謂能以

禮之實為國則其為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之實為國且不能用禮矣而況於為國

乎朱氏曰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至於辭遜之心乃禮意之實而人則鮮能之

故夫子云爾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集曰位爵位也立者所以立乎其位者也可知者實之在己者也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之求為可知之實不患人之不知也本伊川程子說

三十七

論語集說卷第二

九一

劉曰發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參所

金切唯上聲

集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也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晦庵朱氏節謂夫子所云吾道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心渾然一理無所不該其於應事接物之際雖曰理各有所止然而眾理本一理也以曾子自得之深故告之以此曾子心領神會而直應之曰唯至答門人之問則即忠恕以明

之蓋自其盡已之心而言之則謂之忠自其即已之心以及物而言之則謂之恕忠為體恕為用用之周乎物即是體之流行者也此所謂一以貫之也其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捨忠恕之外他無足以發明一貫之旨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集曰喻謂深曉其趣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義與利之喻君子小人所以別也 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井切

集曰思齊者翼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 晦庵朱氏節謂人之善惡雖不同無不因之以反諸已者自脩之道當如此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

怨 幾平聲

節釋曰幾微也事父母幾諫言父母有過人子之進言貴於婉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言人子於親之未從當加誠敬而不違

其幾諫之初心也勞而不怨言不倦於諫
用力雖勞而又不忍也所以如此者終
期納親於善而後已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集曰遊去其家而他之也方謂東西南北
之方也子於父母形體雖異而心則相屬
不遠遊者不遠去其親也遊必有方者慮
其親之求已也以已之心體父母之心斯
可謂孝矣白石錢氏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集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矣致堂

胡氏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
懼

節釋曰知猶記憶也懼恐怖也人未有不
知其親之年者曰不可不知欲其加察也
蓋壽考固可喜而衰老亦可懼人子愛日
之心自有不可忘者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集曰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躬謂躬行逮

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

其言為此故也晦庵朱氏成都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

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唯其不

行也是以輕言之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集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凡事能約則

其失鮮矣本上蔡謝氏說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集曰訥遲鈍也包氏放言易故欲訥力行

難故欲敏上蔡謝氏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集曰孤猶獨也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

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

鄰也晦庵朱氏

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切疏平聲

聲耳

集曰數煩數也伊川程子辱恥也疏遠也君臣

朋友皆以義合者也為臣者君有過則當

力諫諫之不從則當去為友者人有過則

當忠告告之不可則當止若或至於煩數

則言者輕而聽者厭能無取辱而取疏乎

致堂胡氏說

論語集說卷第二

論語集說卷第二

論語集說卷第二

論語集說卷第二

論語集說卷第二

論語集說卷第二

論語集說卷第二

